我在寿县等你

赵阳◎著

Wo Zai Shouxian
Deng Ni



ART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寿县等你/赵阳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23.9
ISBN 978-7-5396-7773-6

Ⅰ. ①我… Ⅱ. ①赵… Ⅲ.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3)第094366号

出 版 人：姚 巍
责任编辑：张 磊　　装帧设计：张诚鑫

出版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63533889
印　　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23.25　字数：350千字
版次：2023年9月第1版
印次：202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108.00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第一辑　淝水岸边

我在寿县等你

WO ZAI SHOU XIAN
DENG NI

人间天堂

嫁星星，嫁月亮，不如嫁到安丰塘。
安丰塘，鱼米乡，白米干饭鲜鱼汤！

——寿县民谣

上篇：大德古塘

从济祁高速安丰塘收费站下来，顺连接线向西行驶约 5 分钟，下车踏上安丰塘大堤，风便直往脸上扑。虽是晚秋时节，却已有几分凛冽的意味。极目处，安丰塘水面浩渺寥廓，浩渺得亘古无边，寥廓得无涯无际，似乎要有意营造一种供人凭吊的氛围，让人心中一阵阵发颤、发紧。

春秋中期，大国拉开了争霸的历史帷幕。楚庄王踌躇满志，率领大军饮马黄河，观兵周疆，问鼎周使，伐陈灭陈，“并国二十六，益地三千里”。在占领广袤富饶的江淮一带后，“南参差而望越，北逦迤而怀燕”，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四季分明的气候环境，更坚定了楚庄王立威谋霸的万丈雄心。他决定把淮南地区作为东进北上的战略枢纽，着力建设强兵足食的生产基地。放眼朝野，谁能堪此大任？在时任令尹虞丘子的推举下，孙叔敖顺理成章地走上了历史舞台。

孙叔敖，姓芈，名敖，字孙叔，期思（今河南固始）人。《史记·循吏列传》中，司马迁将他列为首篇：“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虞丘相进之于楚庄王，以自代也。三

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因此,孙叔敖被世人称作“循吏第一人”。他的一生政绩颇多,而以治水最为人称道,汉王延寿在《孙叔敖庙碑记》中赞道:“宣导川谷,陂障源泉,溉灌沃泽,堤防湖浦,以为池沼。钟天地之美,收九泽之利,以殷润国家,家富人喜。”

孙叔敖出任令尹之前,不过是一位“楚之处士”“期思之鄙人”。虞丘子为何单单选他荐而代之呢?

西汉刘向《新序·杂事》中记载了一段饶有风趣的故事。一天,楚庄王散朝回宫很晚,他的夫人樊姬问其缘故。庄王说:“只顾跟贤相聊天,不知不觉天就黑了。”樊姬问:“贤相是谁?”庄王答:“虞丘子。”樊姬掩嘴哧哧笑将起来。“你笑什么?”楚庄王问。樊姬答:“虞丘子也算贤相?”庄王惊诧:“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樊姬说:“我伺候大王十一年来,派人到各地寻求贤良的女子献给大王。我难道不想独占大王的爱宠?但我知道堂上的女子多,就可以让大王多见到一些人,用来观察了解她们的才能。我不能因为私情而蒙蔽了国事。而虞丘子,听说他担任令尹十多年,推荐的不是自己的子弟就是同族的兄弟,没有听说他推荐其他人。这样做,其实是堵塞了贤人晋升的路。知道贤人而不推荐,是不忠;不知道哪些人是贤人,是不智。大王却说虞丘子是贤相,不可笑吗?”楚庄王听了,沉思良久,莫以为辩。第二天,他把樊姬的话告诉了虞丘子。虞丘子一怔,离座稽首,心悦诚服地说:“樊姬的话,有道理啊!”不久,虞丘子就辞去令尹,推荐了孙叔敖。孙叔敖治楚三年,楚国成就了霸业。

对于推荐孙叔敖的过程,刘向在《说苑·至公》中也做了记载。虞丘子对楚庄王说:“我当令尹很长时间了,有用的人才没有得到及时选拔任用,社会治安、洪涝灾害等方面治理也不尽如人意,我应负主要责任。通过调查了解,平民中有个叫孙叔敖的,年轻而且非常有才干,没有贪欲,道德修养很好。如果让他来管理国家政务,他一定行,并且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拥戴。”庄王说:“在你的辅佐下,我的楚国逐步发展壮大,下一步还要扩大疆域,称霸诸侯,你不当令尹怎么行呢?”虞丘子说:“长期占据

高位就会产生贪心，容忍不下贤良就会发生诬陷，不提拔任用贤良就没有公正廉明。认识不到这三点怎么能说自己是个忠臣？所以，我坚决辞去令尹。”庄王见他执意要去，便应允了他，授予他“国老”的荣誉，提拔孙叔敖当了令尹。过了不久，虞丘子家人做了违法的事，孙叔敖毫不留情，马上派人抓来杀掉。虞丘子一点也没怪罪他，见了庄王恭喜道：“我说孙叔敖可以治理国政吧？他秉公执法不徇私情，打击犯罪绝不手软，是个一心为公的好官吧？”楚庄王十分欣慰，点点头说：“这都是你推荐的功劳啊！”

关于举荐孙叔敖为相，《吕氏春秋·不苟》有不同说法，认为举荐人是其好友沈尹茎：“荆王欲以为令尹，沈尹茎辞曰：‘期思之鄙人有孙叔敖者，圣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于是使人以王舆迎叔敖，以为令尹，十二年而庄王霸，此沈尹茎之力也。”

到底是谁推举了孙叔敖，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孙叔敖是位贤德之人，在其出任令尹前，已有口皆碑。传闻他天性仁厚，又极谦逊谨慎。《新序·杂事》载，孙叔敖少时出游，看见一条两头蛇，就杀了它。回家后见到母亲，哭了。母亲问他哭的原因，孙叔敖答：“我听说见到两头蛇的人会死，刚才我看见了它，恐怕要离开母亲了。”母亲问：“那条蛇现在在哪？”孙叔敖说：“我怕别人再见到它，就把它杀了埋了！”母亲说：“你做了好事而不求回报，老天一定会保佑你的，你不用担心。”孙叔敖担任令尹后，也时刻保持头脑警醒，注重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说苑·敬慎》载，孙叔敖出任楚令尹时，“一国吏民毕来贺”。其中有位老人，却在贺喜时穿着丧服，戴着白帽。孙叔敖毕恭毕敬地问他：“大王让我担任令尹，人们都来祝贺，只有您来吊丧，莫非有什么指教？”老人说：“是有话要说。人一当了官，就容易骄傲，百姓就会离开他；职位高而大权独揽，国君就会厌恶他；俸禄优厚却不满足，祸患就会降临他。”孙叔敖向老人拜了两拜，说：“我诚恳地接受您的指教，还想听听您其他的意见。”老人又说：“地位越高，越要为人谦恭；官职越大，越要小心谨慎；俸禄已很丰厚，就不要再索取额外的财物了。您严格遵守以上三条，‘足以治楚矣’。”

品德高尚，还得具备旷世之才，才能够堪以重任。孙叔敖的治理才能，在当时也是有目共睹的。明嘉靖《固始县志》载：县境内陂塘、湖港、沟堰凡九百三十二处，“盖肇自楚之孙公，汉之刘馥”。清乾隆《光州志·沟洫志》载：“昔孙叔敖于邑之东南，如史河浚其渠，曰清、曰堪，清灌上闸，堪灌三汊口。西有曲河自西南来，亦筑坝拦水，灌石嘴头。南如急流、羊行、子安等河，宣导堤防，各有灌口。”《淮南子·人间训》载：“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为令尹也。”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得知，孙叔敖在出任令尹前，已在楚国大地修建了一批蓄水灌溉工程，从而形成“长藤结瓜”式的陂塘系统，既根治下游水害，又保证了上游灌溉。正是在兴建这些水利工程时，孙叔敖的才能得以充分彰显，从而进入楚庄王的视野并得到重用。

果不其然，孙叔敖当上令尹之后，继续推进楚国的水利建设，发动民众“于楚之境内，下膏泽，兴水利”。他带着随从，乘一叶扁舟，亲自深入江淮大地设计灌溉工程。这一带气候湿润，农耕发达，民众很早就掌握了水稻种植技术，正是兴田积粮的好地方。在江淮分水岭北侧，丘陵呈弧形分布于南、东两面，岭北“西至六安龙穴山，东自濠州（今凤阳）横石山，东南自龙池山”（《嘉靖重修一统志》）的地面径流汇聚一起，流经沘水（今淠河）而入淮。由于缺少灌排设施，每逢夏秋雨季，山洪暴发形成涝灾，雨少时又常出现旱灾，岭北的庄稼只能“靠天收”。“得想个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经过现场踏勘，孙叔敖在沘东平原发现一片长满荸荠、芡实和菖蒲的沼泽地。孙叔敖带领民众肩挑手挖，依托有利地形，在沼泽地的西、北两侧筑起一道弧形土坝拦蓄水源，同时修建五个水门，以石质闸门控制水量，“水涨则开门以疏之，水消则闭门以蓄之”，不仅天旱有水灌田，还能在水多时避免涝灾。陂塘修好后，“径百里，灌万顷”（宋代欧阳忞语），按现在的方式计算，周长两三百华里，蓄水量达 1.7 亿立方米。民众在进水口建造一座凉亭纪念这一壮举。因凉亭四周茂密地生长着一种名叫“白芍”的小草，民众触景生情，便把凉亭叫作“白芍亭”；因“白芍亭”的缘故，又把陂塘称作“芍陂”。

“孙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国遂霸。”芍陂的修建，大大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

件，淝东平原成为“百里不求天”的灌区，庄稼每年旱涝保收，满足了楚庄王开拓疆土对军粮的需求。楚国更加强大起来，打败了当时实力雄厚的晋国军队，楚庄王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在农业繁荣的条件下，春秋末出现了早期城市寿春，到了战国时期，发展成为全国四大都会之一。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前 241 年），楚国被秦国打败，考烈王便把都城迁到这里，并把寿春改名为“郢”。迁都固然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拥有芍陂，奠定了寿春的重要经济地位，使之成为楚国新兴的中心地区。

芍陂建成后，泽及当时，功施后世，一直发挥着巨大效益。隋时，芍陂因侨置安丰县，又称安丰塘。从此，安丰塘与芍陂并用，当地群众多称安丰塘。

后人感戴孙叔敖的恩德，在安丰塘北堤建祠立碑，称颂和纪念他的历史功绩。其中有方《孙叔敖庙碑记》记载：“孙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故使荆（楚）庄王功绩著乎竹帛，传乎后世。”“其忧国忘私，乘马三年，不别牝牡。……专国权宠，而不荣华。一旦可得百金，至于没齿而无分铢之蓄。破玉玦，不以宝财遗子孙。”真是生前两袖清风，死后一贫如洗。他这种一心为民造福的高尚品德，值得人们永远敬仰和缅怀。

上善若水，大德古塘。

中篇：大智古塘

伫立在安丰塘进水口，两边岸上的意杨树、乌桕树色彩斑斓。老塘河（又称子午沟、淠源河，即淠东干渠）内波光潋滟，有人乘着小船在撒网捕鱼。抚今追昔，我的眼前泛化出一幅景象：一艘官船，顺着淝水逶迤而下，扬帆操棹，桨声欸乃。孙叔敖端立于船头，手拈长须，目视远方，不时让船工将船靠边，跳上河岸查看地形。就这样，关于安丰塘的设计，在他一步步的踏勘中，慢慢地于头脑中清晰起来。

从地理位置看，安丰塘位于淠河与瓦埠湖之间。史料记载，早期的芍陂，南起众

兴镇贤姑墩，北至安丰塘镇戈家店和堰口镇老庙集。南端设五门亭作为进水口，北面并列设置芍陂渎和香门陂两座口门，作为灌溉输水口。同时，因东北、西北地势最低，便在东北设井字门，西北设羊溪门。五座口门配套作为控制性水闸，兼有灌溉和泄洪功能。古芍陂的水源，一是山溪来水，二是老塘河引水。山溪来水主要把东面积石山、东南面龙池山和西南面六安龙穴山流下的溪水汇集于此。由于溪水受降雨影响较大，加上上游拦蓄，远不能满足芍陂蓄水的需要。为此，从淠河开挖子午沟到芍陂引淠水，这应是孙叔敖的又一大贡献。从此，芍陂水源有了充分保证，达到“灌田万顷”的规模。

在古代缺乏里程、高程等测量工具的情况下，规模宏大的安丰塘规划如此科学，设计如此合理，孙叔敖是如何完成这一壮举的，至今是个谜。

作为中国最早的蓄水灌溉工程，安丰塘自然也成了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眼中关注、考察的重点。他在《水经注》中不仅详细记叙了芍陂的规模和位置，还对沿线的闸门、支流、沟渠等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如今，我们依然能从这部地理巨著的多个章节中读到他关于芍陂及其灌区支流简练而又精彩的描述：

> 陂水上承涧水于五门亭南，别为断神水，又东北经五门亭东，亭为二水之会也。断神水又东北经神迹亭东，又北，谓之豪水，……又东北经白芍亭东，积而为湖，谓之芍陂。陂周百二十许里。在寿春县南八十里，……陂有五门，吐纳川流，西北为香门陂，陂水北经孙叔敖祠下，谓之芍陂渎，又北分为二水，一水东注黎浆水，黎浆水东经黎浆亭南，……东注肥水，谓之黎浆水口，……肥水又左纳芍陂渎，渎水自黎浆分水，引渎寿春城北，经芍陂门右，北入城。……渎水又北经相国城东，……又北出城注肥水，又西经金城北，又西，左合羊头溪水。……北经熨湖，左会烽水渎。……经寿春城北，又北历象门，自沙门北，出金城西门逍遥楼下，北注肥渎。
>
> ——《水经注·肥水》

古人把单独流入大海、能直通海洋之气的河流称为“渎”。郦道元将当时的芍陂称“渎”,可见其在古老中国江川河流中的地位。

自安丰塘建成以后,2600 多年来屡经兴废,跌宕起伏,但生生不息,一直都在造福于人类,史书做了详尽记载。

芍陂初建,利用河、陂、渠和地面高程落差选址取源,构成一个排灌自如的大型灌溉系统,水自贤姑墩入塘,堤厚且坚,塘口面积 85 平方公里,周长 65 公里。延至东汉,风浪冲刷,堤坝年久失修。建初八年(83 年),著名治水专家、庐江太守王景到任后,知“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稻田,景乃承吏民修起荒废,教用犁耕”(《后汉书·王景传》)。一时间,芍陂灌区津渠交织,“垦辟倍多,境内丰给”。这是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修治芍陂。

曹魏时期,曹操实行“以农治国”“兵农合一”的耕战政策,公元 196 年颁发“置屯田令”。扬州刺史刘馥积极响应,招抚流民组织生产,“广屯田,修洽芍陂以溉稻田,官民有蓄”。魏正始四年(243 年),为了解决南伐孙吴的军需供应,曹魏派大将邓艾到寿春一带“广田蓄谷”。邓艾认为芍陂周边“宜开河渠,可以引水灌溉,大积军粮,又通漕运之道”。他不仅新修了芍陂,还按照“长藤结瓜”模式,“旁为小陂五十余所”,并“复于芍陂北堤凿大香水门,开渠引水,直达寿春城壕,以增灌溉,通漕运”。邓艾屯田后,芍陂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区。东晋伏滔在《正淮论》中记录:“龙泉之陂,良畴万顷。”“自钟离(今凤阳东北)而南,横石以西,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明代顾祖禹也说,寿春一带,“资食有储,而无水害”,“沿淮诸镇并仰给于此”。

梁陈之年(6 世纪),南北纷争,战乱不断,农事荒废。隋开皇十八年(598 年),隋文帝杨坚派史官带水工巡视山川河源,调度吏民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在寿春,史官发现一例治水兴利的典型:“芍陂旧有五门堰,芜秽不修。轨于是劝课人吏,更开三十六门。”(《隋书·赵轨传》)史官激动万分,赶紧把赵轨的作为上报了朝廷。

赵轨其实是中国历史上一名堪与孙叔敖媲美的廉官。隋文帝时，赵轨任齐州别驾，连续四年“考绩连最”，得到皇帝赏识，征其入朝任职。临行之际，百姓挥泪相送，特献清水一杯饯行，留下“公清若水”的千古佳话。数年后，赵轨调任寿州总管长史，效法先辈孙叔敖治水兴利，带领百姓重修芍陂，新开 36 座水门，“灌田五千顷，人赖其利”。接到史官的奏章，赵轨再次受到皇帝的褒奖。

北宋明道年间，淮南地区水旱灾害频繁，饥荒严重。安丰知县张旨爱民如子，挺身而出，“大募富民输粟以给饥者，既而浚淠河三十里，疏泄支流注芍陂，为斗门，溉田数万顷，外筑堤以备水患”。这次灾荒，张旨既治了标，又治了本。他见古塘泥沙淤积，蓄水渐枯，遂发动民众一方面疏通水源，另一方面又修建了灌溉渠道和水门，并修筑了防洪堤防。此次认真彻底的修治，使芍陂获得“灌田数万顷”的效益。

及至元代，安丰专设总管府，屯田万户。元末农民起义首领刘福通于颍州揭竿不久，就率部开驻安丰塘畔，得陂塘之利，据淮南之富，招募义兵，整训部伍，囤积粮秣，联络四方，势力迅速扩展到两淮以北、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公元 1357 年 6 月，刘福通不失时机地指挥红巾军分三路北伐，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直趋元大都北京，吓得元顺帝连夜准备逃跑。他自率重兵从安丰出发，循淮颍北上，一举攻下汴梁，光复了赵宋旧都，洗雪了“靖康耻”。此后，他在汴梁被围，又孤军南进，长途历险，折回安丰。在退保安丰的五年中，他竭尽才智，重整旗鼓，力图恢复。可是刘福通万没料到，当他派兵援救身陷齐鲁的红巾军兄弟失败后，叛徒张士诚竟乘其不备，突袭安丰。在朱元璋闻讯亲自来救的途中，刘福通已喋血塘畔、壮烈牺牲了。朱元璋虽夺回了安丰塘，但始建于南朝萧梁时代的安丰古城却化为一片焦土。

明清两代，战乱相连，芍陂工程迭经兴废。明太祖废安丰县后，官无专司管理安丰塘，导致地方豪强占塘为田成风，并愈演愈烈，上自贤姑墩，下至双门铺的安丰塘上梢、西堤沙涧铺、东堤大林一带原有水面，先后遭窃占围塘成田，“以古制律今塘，则种而田者十七，塘而水者十三 ”（清光绪《寿州志 · 塘堰》）。明万历十年（1582 年）是安丰塘命运的转折点。其时，黄克缵任寿州知州。他久慕孙叔敖“循吏”清

名，赴任的途中，就赶到孙叔敖庙（今塘北孙公祠）拜谒，古塘的破败让他始料未及、触目惊心。深入走访后，黄克缵响应民众呼声，果断处置惩戒占塘者 40 余家，得田百余顷，复为水面，并立东、西界碑和“记事碑”警示后人。“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黄克缵此举，虽未能恢复“孙公当年之全塘”，但其护塘的果断措施，却刹住了占塘之风，使“百里”之塘得留“半壁”，清嘉庆年间夏尚忠在《芍陂纪事》中给予高度评价：“至今二百余年奸豪不得逞”“仍守其规”。清康熙中期，寿州州佐颜伯珣主持重修安丰塘，培修老堤，建筑新堤，改 36 座口门为 28 座，在众兴集南老塘河左岸修建滚水坝，水大可溢流，水少可拦水入塘，并主持制定塘规民约：“禁侵垦官地，禁私启斗门，禁窃伐芦柳，禁止流筑坝，禁私宰耕牛，禁纵放猪羊，禁罾网捕鱼。”作为《分州宗示》，镌之于碑，立于塘侧。自此以后，安丰塘的水面再无大的侵占，芍陂规模延续至今。

民国时期，芍陂治理被纳入淮河流域水利建设系统，但因长期战乱，古塘修治举步维艰。经当时勘测，塘面 37.4 平方公里，环塘堤长 29 公里，库容 1000 万立方米，实际灌溉面积仅有 8 万亩，“水源淤阻，塘堤颓废，蓄水之效，几已全失”。

历史的书页翻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这份珍贵的古代水利遗产。1950 年，灌区成立了安丰塘水利委员会，先就原貌整修加固，1954 年大水后培堤修闸，将环塘 28 座斗门合并为 24 座，加固众兴滚水坝，疏通老塘河。1958 年，安丰塘纳入淠史杭工程总体规划，沿袭孙叔敖治水发明的“长藤结瓜”模式，成为淠史杭灌区一座中型反调节水库。经过加固堤坝、疏浚河道，安丰塘蓄水面积虽为 34 平方公里，蓄水量则达到 1 亿立方米，灌溉面积 70 万亩，灌区粮食年产量 60 万吨，千年古塘真正成为寿县人民的“当家塘”“幸福塘”。当代著名古建筑史学家罗哲文曾赋诗赞叹：“楚相千秋业，芍陂富万家。丰功同大禹，伟业冠中华！”

芍陂的历史，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追溯历史，芍陂曾经无数次几近废弃，但冥冥中总有贵人出现，总会受到上天的眷顾。归结原因，还是因为当年孙叔敖动议兴建时，就成功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自此以后

的2600多年，安丰塘虽历经沧桑，却能够稳稳当当、始终不怠地造福于人类，“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顺天时”。安丰塘，既充分证明了孙叔敖的雄才大略，全面体现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科学治水精神，又真实反映了历朝历代对芍陂进行修复和改造的辛劳与智慧，它展现的是一幅美丽的历史画卷。无论是历朝历代管理芍陂的官员，还是世代生活在安丰塘周边的百姓，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芍陂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大家都把竭心尽力地管理和保护它，当作一种历史的责任。正是有了这样的人文环境，有了这样深厚而自然的情感基础，芍陂才得以经历千年风雨而不衰，并一直发挥着作用，显示出非凡的生命力，体现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当代著名水利史专家姚汉源先生说：“芍陂的古老，在我国水利史上首屈一指，现在仍为亿万人所称颂。如果它是一个现代的平原水库，就不可能这样为中外人士所景仰。因为古老不是空洞的形容词，它蕴含着两千多年来无数创建者的智慧，无数劳动人民的血汗，是他们血肉精神的结晶，成为中国古老文化的千百见证之一。”

妙哉伟哉，大智古塘！

下篇：大美古塘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跟在这句民谚后面还有一句话：“淮河两岸，美在寿县。”

《水经注·肥水》载，寿春城“北负八公山，山之北为淮水。芍陂在城南，淝泄在西，肥水在东，夹横塘西注，水分为二，洛涧出焉，闰浆水注之，水受芍陂”。由于芍陂蓄水丰盛，寿春城内外河渠纵横，湖塘罗列，气候宜人，林木茂盛，“三春九夏，红荷覆水”“长林插天，高柯负日”“泉源下注，漱石颓隍”。尤其是安丰塘，烟波渺渺，云雾茫茫，号称“天下第一塘”，素有“芍陂归来不看塘”之誉。苍茫浩瀚的安丰塘与千峰竞秀的八公山毗连，湖光山色，名山胜水，吸引了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志士仁人

来此领略它的壮观和丰富，接受美的陶冶和哲理的启迪，留下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

最具代表性的佳作，当数宋代王安石的一首七律：

桐乡振廪得周旋，芍水修陂道路传。
日想儳功追往事，心知为政似当年。
鲂鱼鲅鲅归城市，粳稻纷纷载酒船。
楚相祠堂仍好在，胜游思为子留篇。

——《安丰张令修芍陂》

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王安石在舒州做通判，到桐乡赈廪途中，专程赶到安丰看望好友张公仪。此时的安丰，经过张公仪苦心经营，城乡面貌今非昔比，沿途一派兴旺发达景象。而他前去赈廪的地方，原本“土沃人良耕”，却因天灾人祸，“市有弃饿婴”“百室无一盈”！两地的巨大反差形成鲜明对比，使王安石感慨万千，唏嘘不已。安丰之行，更坚定了王安石的改革信心。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当他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后，立即大刀阔斧地推行富国强兵新法，出台《农田水利约束》，实行“理财以农事为先”，“僻废田，兴水利，建立堤防，修贴好堤”。这一法令深得人心，一时间，全国“四方多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农业生产水平实现质的飞跃。

王安石与张公仪曾经同窗，两人志趣相投，学子时代经常聚在一起吟诗作赋，指点江山。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张公仪受任安丰知县，王安石十分开心，即兴赋诗一首相送：

楚客来时雁为伴，归期只待春冰泮。
雁飞南北两三回，回首湖山空梦乱。
秘书一官聊自慰，安丰百里谁复叹？

扬鞭去去及芳时，寿酒千觞花烂漫。

——《送张公仪宰安丰》

因为安丰和芍陂，王安石与张公仪演绎出一曲新的“高山流水”。他们的友谊得到延伸，志向得到扩展，才情得到抒发，个性得到张扬。

何止是王安石，芍陂的美景不仅得到志同道合者充分肯定，就连政见相左者看在眼里，也不得不发出由衷赞叹：

雩娄陂水旧风烟，可喜斯民得继传。
万顷稻粱追汉日，五门疏凿似齐年。
才高欲献营田策，公暇还来泛酒船。
称与淮南夸好事，耕歌渔唱已相连。

——陈舜俞《和王介甫寄安丰知县修芍陂》

陈舜俞是谁？他是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的进士，嘉祐四年（1059年）考取制科头名，授签书寿州判官一职。这是一位有着“清风”品格的传奇人物，起先因目睹百姓生活不堪重负，却又无力改变时局，一气之下弃官回乡隐居。临行时，王安石专门为他写下一首七律《送陈舜俞制科东归》。诗中将他比作汉武帝丞相公孙弘，殷殷期许，溢于言表。王安石当上参知政事后，安排陈舜俞复出，以屯田员外郎任山阴县令。对于王安石变法，陈舜俞本来持支持态度，但认为新法也有不妥之处，特别是“青苗法”，“别为一赋以蔽海内，非王道之举也”，遂上书反对，遭遇被贬官的下场。陈舜俞再次回乡隐居，与苏东坡、欧阳修、司马光等人走动频繁，经常聚在一起饮酒赋诗，笑谈人生；与王安石分道扬镳，形同陌路，生命中再无交集。

现在来看，当年王安石为陈舜俞写诗，是惜才；而陈舜俞和王安石的诗，是因为芍陂的丰收之美，深深地打动了他。

及至当代，赞誉安丰塘的诗文更是汗牛充栋：

千年芍陂世间闻，汗筒长留古策勋。
莲荷有声香坠米，稻花无际绿平云。
舟摇霞影归鱼唱，渚落秋光集雁群。
令尹祠堂明镜里，昭贵天地满斜熏。

——朱鸿震《芍陂安丰》

其中也有效法陈舜俞和王安石的诗篇：

望中鸥鹭几盘旋，似感先贤遗泽传。
稻蕊香飘时浸野，桃源梦入不知年。
菱歌漾水沉酣月，笑语随风装满船。
千顷波清堪蘸笔，思征云路再开篇。

——魏艳鸣《过安丰塘追和王荆公〈安丰张令修芍陂〉》

这些诗篇，既有描述风光、抒发情感、体现审美趣味的，也有颂扬先贤、凭吊古迹、讴歌仁人志士的。它们以文学的形式阐释着芍陂之美，体现着人们与水的精神碰撞和思想火花。

现在，安丰塘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在充分发挥蓄水、灌溉、航运、发电、调洪、水产等效益的同时，已成为安徽著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当地政府因势利导，引导灌区群众大兴生态经济、观光农业，将田畴种成稻田画，小岛变成白鹭园，村庄扮成美丽乡村，捕捞转换成体验游，每天前来观瞻拜谒、寻幽探奇的国内外游客，络绎不绝。

孙公祠前，长堤逶迤，绿柳如带，碧波荡漾，鱼戏水中；芍陂堤下，稻菽万顷，水渠